

人的一生会有连绵不断的愿望，因为个人的经历、性格、喜好和追求不同，愿望自是各异。步入暮年，人的愿望不如孩童那般天真、虚幻，不如青年那般浪漫、多彩，不如中壮年那般强烈、锐进，往往显得实务、简化。

尤其是人生即将走到尽头，已有一段时间处于社会舞台的边缘，思维能力的弱化、行为能力的退化，其愿望式微，但沉淀于内心的某些愿望依然萦绕不绝，挥之不去，并且“奢望”兑现，以了却人生谢幕前的遗憾。日本本田公司创始人本田宗一郎财大气粗，曾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给外界的印象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潇洒走一回”之后，他在临终之前的一天夜里，怀着“拥抱着爱妻”的希冀，祈求妻子：“背着我在病房里走一走吧！”于是，年迈的妻子就背起还在输液的本田慢慢地，在病房里蹒跚了8秒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以8秒钟的拥抱再次满足了“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愿望。这一追求能与对方有超越语言的肢体

接触，无疑彰显出真挚的爱情。人生谢幕前的愿望，老人大多不愿表达，因为有的在年轻人看来不免怪异；即使对子女也羞于启口，因为倘要实现愿望还得烦劳相助。

人生谢幕前的愿望

沈 栖

小辈要有同理心、同情心，理解和宽容之。我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迁后，父母亲常由于子孙陪老去老街走走。93岁高龄的老母亲临终前最为牵挂的一个愿望就是再次回老街坊看望所剩无几的老姐妹。起先我们兄妹碍于折腾敷衍她，但鉴于老人的执著，我们无奈驱车前往，连扶带背，让她花了半小时与左邻右舍重逢，虽然话语不多，但从她的表情看，有一种满足感。仅过了一个多月，老母亲就去世了，我们兄妹庆幸没有让老母亲最后的愿望“落空”。现代老年护理提倡“临终关

怀”，其实，帮助垂暮老人实现最终愿望也应该是“临终关怀”的题中之义。澳大利亚昆士兰有一辆特殊的“意愿救护车”，它提供的服务叫“心愿”，即帮助即将离世者实现最后一个愿望。这项服务的灵感来自于昆士兰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格雷姆·库珀的一次善举。那天下午，他和同事护送一位老妇去关怀中心，途经赫维湾时，她忽然喃喃地说：“我很想停下车来再看上一眼。”因为老人曾在赫维湾住了半辈子，库珀知道这是她最后的请求，便遂其心愿。同事把这一幕拍下来传到救护中心的官方脸上，一夜之间千百万人围观，感动了全国，因为它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也折射出人性的光辉。

子女和社会都有帮助那些人生即将谢幕者实现其最后愿望的义务。这些愿望透着老人对家人、对朋友和这个世界深深的眷恋，一俟实现，他们会少一些悲伤、绝望，带着欣慰与这个世界告别。



边看边聊

说起唐云先生，大家都会说他是海上花鸟画大师，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人将唐先生与江寒汀、张大壮、陆抑非四位画家美称为“海上四大花旦”。其实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和研究，唐云先生的人物画、花鸟画和山水画是同时起步的。我们在编辑《唐云全集》时发现了6幅上世纪30年代的画，其中就有一幅《骑驴思诗图》人物画，按题款纪年，我们把它排在了全集的第一幅画。

唐云先生人物画画得不多，但却颇有特色，尤其是画的钟馗、达摩、弥陀等道释人物，既有陈洪绶、任伯年的造型独特简约，又有齐白石的生辣拙趣，无论是造型、笔墨，还是线条、着色均别具一格，有着强烈的个人风貌。但是先生画作的唯一一幅传世的人物画铁拐李，却是完全临写齐白石先生的。

据唐逸览先生回忆，上世纪50年代，有一天先生与几位好友雅聚，谈到先生的藏品，先生说：我收藏主要是为了学习、借鉴、积技而不是积财，目的还是为了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席间有友人半开玩笑问先生：你收藏了许多齐白石先生的画，是否临得像齐白石？先生听后笑着说：当然临得像，不信可以临一幅给你们看。于是就有了这一幅铁拐李。这幅画不但临得像，而且临得更神，把仙人铁拐李的精气神都跃然纸上，尤其是脸部的表情、头发的笔触、衣纹的处理都有过人之处，特别是对背上的酒葫芦作了一个小小的更改，安了一个小芦盖，更具有生活情趣。

50多年后，当这幅画展现在沪上大家陈佩秋先生眼前时，陈先生连连称好，并欣然题字：唐云大师拟齐白石铁拐李像，笔力雄健……

那天，与朋友电话聊天，问起我在哪里，我说在崇明，于是问了问崇明房子的情况，说到最后他随口说了一句，你蛮好，退休了现在服侍房子。

现在想想这话确定也有些道理。

还没退休前，想退休后找个清静地方两头住住，正巧有人介绍推荐崇明那边房屋。说是崇明，其实是崇明岛北部的江苏海门地界。连体建筑产证面积200出头平方米，加上赠送共270多平方米，上下四层。底层前面后面共有50多平方米园子，属私家领地。考虑到太太家人在崇明，当时价格还可以，被开发商一忽悠，自己头脑一冲动，就买了。首先遇到装修。经单位同事热心推荐，陪装修老板实地察看并提出简洁实用装修要求，随后敲定装修事宜。我们是装修的门外汉，装修时只能放手任装修工人施工，而且一

夜光杯

江之隔百里迢迢无法事事监理，定材质、选款式大都只能电话沟通。由于装修队伍是上海的，门窗、扶梯、阳光房等项目又转包给当地的，生出许多扯皮麻烦事。当然要看质量催进度是免不了的事，前前后后也有六七次，算上停工共花十一个多月才完工。装修完工后，真正感受到装修房屋永远是件遗憾的事：看看这里怎么事先没有考虑进去，悔一声；看看那里出现的实际效果与原先的设想相距甚远，叹一声。总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最让人头痛的是装修后暴露出的问题——底层潮湿，顶层渗水。房屋底层原始设计是半地下室，底下却没弄架空层，我们又不慎，装修方偷懒没搞防潮措施。几个月没去，去时正是梅雨季，开门只见地砖在冒汗，墙脚处潮湿起泡。问问隔壁邻居，也说缺少经验存在地潮弊端，同时热心介绍一个补救办法，用抽湿机除湿。太太马上网上买了2台，24小时开机效果很好，地潮问题算是搞定了。顶层渗水是开发商没做好，装修方又偷懒造成的。只好又求人捉漏涂防水胶，然后请人修补渗水的天花板潮湿起皮的墙

侍房记

吴永耀

从小学到中学，课桌一路陪伴着我；毕业后，没有在田畴上耕种，没有在练兵场匍匐，在机床上操弄数年后，办公桌成了我的作业地；后来换了单位，整天与文为伍，更是离不开书桌了。平日家里也喜欢坐在桌边，不过那不叫办公桌，叫写字台。大文豪欧阳修根据其自身体验总结道：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我由衷地借用一句古文来响应：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拥有的第一张写字台，是摆放在婚房里，混杂在当时“36只脚”之中的。写字台请木匠用杂木和水曲柳三夹板打造，两边各有四个抽屉，上面压一块5毫米厚的玻璃，这在当时豪华得有点奢侈。在这张台子上面，我完成了大学的自学考试，写就了终于变成铅字的“处女作”，那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写字台是个体单数，如果把多张写字台集合在一起，其称谓则演变为办公桌，对应的场所当然是办公室。在厂里虽然我也占据过办公室一席之地，但真正领略办公桌文化的，还是进了“上层建筑”以后。

初来乍到，新人的办公桌总是最靠门口的，无论手里在忙什么，眼睛和耳朵要留意外面的动静，有人来了，该询问的询问，该招待的招待，该挡驾的挡驾；勤快些的，一早就把热水瓶灌满，扫地擦灰也是应尽义务。而部门领导的办公桌，肯定是在最里面角落里的，隐蔽、隐秘、隐私，正襟危坐的下属们，一般不会回头或扭头贸然打探；领导则可以纵观四方，统揽全局。数年之后，我终也能坐到角落了，知道坐门口的不易，所以对下不挑剔，少批评，由此攒得的口碑，比那些越过门口空降到角落的好许多。再后来单位委以我什么“总监”，办公桌搬进了一人房间，电视沙发，一应俱全，但总有些孤寂落寞。

很多事情会慢慢异化，办公桌也如此。有些单位里一把手的办公桌，无论黄花梨还是樱桃木、无论是实木还是密度板，共同的特点就是一个大，并排坐上四五个人办公也不嫌挤，这叫做大班台，其实这已变成了一个道具，一种气势。办公

面，忙得有点累更有点烦。

入住后面临的是房间的清洁卫生，上下四层单地板楼梯清扫保洁工作量就蛮大的。

一开始每到崇明，我们两人总要花一天时间打扫清洁，太太开玩笑地说，还没享受先要服侍。怎么办？寻找解放家务劳动的办法：是到网上买了电动吸尘扫地机，亲戚来访又送了地板吸尘器，大大提高家务劳动效率。

园子交房时除了分隔用的冬青和地上的草皮，闲置总感觉空旷孤单，其他家的园子经过修饰打理

桌的尊卑有序，即便是小到一个部门，有时也不能摆脱。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单位搬到新落成的大楼，每间办公室的主任办公桌，比其他的要大一圈；不仅如此，连坐椅也不放过，一般的椅子靠背当中是两根竖木条，主任的椅子当中有三根木条，如同军衔上多出来了一条杠。

不知哪天开始，办公桌有了不能承受之轻，电脑剥夺了其“几案”属性，笔和本子连同书籍和资料，尽藏在电脑硬盘中，桌面上、抽屉里的纸质物大为减少。

于是流动办公的概念应运而生，有公司每10人配置7张桌，可以节省30%的成本。据说英国广播公司就是这么干的，有时员工不得不排队使用办公桌，英剧《W1A》便有嘲讽其办公桌短缺的情节。其实提高一些配置比例，不用坐班的公司完全可以效仿。那几年我们单位改建敞开式办公场地，老总也曾设想取消固定办公桌，但最终还是没能付诸实践，让我们失去了现代办公的尝鲜体验。

在我告别办公桌后，日常便与电脑台作伴。早年家中的桌椅已不知去向，多关注写字台的情结依旧。孙女读书，多方

求索，买回来一套粉红色“全能桌”，桌面可依人体调整高低，主桌板可依看书写字等调整倾斜度，据介绍符合人体工程学，可以预防驼背、近视。现在的孩子，再也不会一桌难求，只是不知道，比起我们小时候在方凳上做功课、在床板上写作业，全能桌能提升成绩吗？

宋人朱敦儒有词道：日长几案琴书静，地僻池塘鹭鸶闲。城市里难觅鹭鸶，鲜见池塘，但我的退休生活倒是很安静。前些时候，我换了一张升降式电脑台。据说如今在时髦的大公司，坐着办公的人丛中，会不时冒出一些站着办公的人，甚至还有在一边走步机上行走，一边做电子表格的。我不是跟风，只是听从了医生“久坐有害”的劝告，在电脑屏幕上看看报看股票，腰累了站起来，腿酸了坐下去，如此这般，倒不失一种上上下下的享受。即便在是写这篇小文，也是坐立立，磨墨点毫，几上几下，其乐陶陶。

呈现出百花齐放各显神通，有花草圃，有蔬菜田，有凉亭长廊，有吊椅西桌。我有点懒，总认为房间服侍已够忙了，无暇顾及园子。而我太太勤劳，总想改变一空二荒现状，先是花一两天时间开垦出5平方米左右的蔬菜田，请教当地老农，到集市买了番茄苗、黄瓜苗、青椒苗以及茄子苗，栽种地里，到北长江岸边砍了30余根芦苇秆在地里搭起两排三角架。现在它们长势很好，番茄苗已结出泛青的小番茄。接着托人移种两棵桂花树，热心邻居送了一棵小

枇杷树，太太网上买了一棵枇杷树苗，她同学又送了两棵小橘子树，现在园子虽比不上邻家的专业规模，但与原先空落落相比增添几分乡村田野风光。

服侍房子虽然有点忙有点累甚至有点烦，但只要不攀比，量力而行，不伤身省力而为，就能忙并快乐着，还给闲暇的退休时光增添一份充实感。



七夕会

是成了难题。今年开春，新冠病毒肆虐，连外出都谨慎着，更遑论随心所欲去摄竹？

一碧如洗 竿挺叶茂

潘修范

三月中旬，随着疫情好转，附近的植物园有限制地开放了。预约登记，北欧式排队、测体温、刷“随申码”，过了整套程序，终于进得园门，来到竹林。细雨中，春笋已拱破盘根错节满地杂叶。我或站、或蹲、或仰，拍摄紧裹笋壳、雨露茸茸的笋尖。三日后再进竹林，笋子早已迫不及待，纷纷挣脱了褐色的笋壳；也有尚且羞湿的，斜披一片笋衣，好不性感。然而，挑剔的我对嫩笋新竹的拍摄仍感觉缺了几分内涵。

那日，三进竹园，眼前呈现的是谪仙李白也称羨的图景：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似乎一夜间，新竹比人高，一碧如洗，竿挺叶茂。正忘我拍摄中，背后传来一声断喝：“你在干啥？”哦，原来是防疫严控人员一路提醒：“请大家戴好口罩，互相保持距离。”可能见我在空无一人的竹林里钻进钻出，形迹可疑；还背着双肩包，怀疑是偷挖竹笋？一路追随的他上前挑明来意：“这竹林不都是一样的？犯得着横拍竖拍？”我笑笑，毋须解释，递他相机看看显示屏。“哦哟，好漂亮的竹子呀！”多余的话不说了，他转身离开。我呢，也可以收拢相机了。组照《玉立竹森森》，如意称心矣。

摄影